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上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孫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上

起辛未漢武帝元封元年
盡己未漢宣帝元康四年 凡四十九年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關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

集覽

五原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更名五原黃帝冢

帝冢而釋兵

地理志上郡陽周縣橋山南黃帝冢在焉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午山按陽周隋改羅

質實

一統志云南越國名注見漢惠帝四年雲陽古地

川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漢昭帝置縣屬左馮翊唐廢之五原漢之郡名治九原縣隋初置豐州後改五原郡唐初復為豐州或為九原郡寰宇記九原有前後雞延城及郎君城本朝省之故城在延安府神木縣長城在延安府鄜州西南四里秦將蒙恬所築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部縣治北即橋陵也世傳黃帝崩後葬衣冠于此

貶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上以式不習文章故
貶秩而以寬代之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間

漢兵入東越境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五月至甘泉

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乃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仙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封泰山下東方如祠泰一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

藉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

集覽

中嶽在嵩高山注見唐中

宗嗣聖十二年嵩山八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奉高縣名也屬泰山郡下東方從東方而下玉牒書唐書韓愈表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按玉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緘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下陰道山之西北曰陰道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正義曰除地而祭曰禪報地之功也言禪者神之矣山之基足曰趾肅然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封禪

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禹貢包匭菁茅蔡氏傳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祭出包茅有刺而三脊白雲出封中封用五色土益雜封之白雲出其中此瑞也坐明堂史記本紀注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上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

正誤

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今按史記上還至奉高今侍中儒者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

天子獨與侍中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然則本謂泰山下之東方非謂自

泰山東方

質實

一統志云緱氏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碣石山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

甘泉宮名注見文帝三年奉高漢之縣名屬泰山郡隋初廢郡改奉高為岱山後以岱山省入博城縣

唐初於縣置秦州後廢改博城曰乾封宋徙縣治於此又改奉符縣金置秦寧軍又改泰安軍尋改為州元初屬東平路後隸省部本朝屬濟南府以奉符縣省入仍屬馬明堂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泰山下即古帝王東巡狩朝諸侯之所又漢書奉高縣西南四里有明堂乃武帝元狩三年所造

書法

綱目書巡二十九莫多於秦皇漢武隋煬三君秦始皇五書漢武帝七書隋煬帝三書亦

莫詳於三君若夫自春首至五月周回萬八千里則又秦隋之所未有也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

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集覽

盡幹幹音

管專主之也相灌輸謂以其土地所有者轉輸於所無之地互相灌注互相輸送輸者既便而官有利平準官名也屬大農有令丞委輸並去聲注見高帝五年

發明

弘羊一賈人子爾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

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

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蠡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然不加賦之說通鑑猶載其彷彿至綱目分註則削而不錄矣故臣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為萬世法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集覽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星孛于東井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注孛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孛音佩嵇康音勅海字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所生言其孛字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孛通作第索隱曰第妖星之甚者也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又孛星東井並注見晉穆帝

升平元年三台春秋元命苞云三台起於大昌列抵太微王公之位晉天文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注見順帝陽嘉二年台階填星天文志填星中央土四星皆失填星乃為之動天官書謹候此厯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填一宿二十八宿而周天春秋文曜鉤云填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德星顏師古曰德星即填星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鉞故師古以德星即填星今按此正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禍故曰德星天官書景星者德星也孟康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

書法

於是王朔言見填星大如瓜綱目削之而書星字再明年乃書祠拜德星則不待深譏而

帝之矯誣自見矣先是帝世書字者五至是而又同時再字終綱目書字五十三惟武帝書字七獻帝書字七至於字長竟天同時再字則帝所獨焉微帝末年悔悟其應殆未可知矣終綱目同時再字一是年同月再字一後主建興十四年

壬申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春如

東萊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早天子既出無名集覽東萊郡名注見安帝乃禱萬里沙還過祠泰山永初二年萬里沙應

劬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縣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鄧展曰過經也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璣曰即今之泰山然按漢武本紀公玉帶云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然後不死注徐廣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縣其山卑小質實一統志云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三十里夾萬歲河兩岸沙長三百里泰山即東泰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一百二十五里一名沂山周禮職方氏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即此漢郊祀志武帝設祠具陳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禮官祠之而不封焉今為東鎮載諸祀典

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令

羣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集覽**河決瓠子注

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決漢陽瓠子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二渠河東渠龍

首渠也河渠書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廝

分也二渠一出貝丘西南

南折者也一則深川也

質實一統志云宣防宮在

二十五里○子口之北義取宣

導防壅也詳見武帝元和三年

至長安立越祠

起人勇之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

壽乃今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集覽越人勇之章昭曰勇之名也越地之人越俗祠越

土之俗凡祠祭必見鬼而有驗雞卜漢書音義曰

持雞用卜如鼠卜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

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

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
則凶今嶺南行此卜法

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集覽

蜚廉桂觀前書音義曰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晉灼

曰飛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飛廉觀桂觀即桂宮三輔黃圖云蜚廉桂觀俱在長安城中近北宮通天莖臺索隱曰漢書並無莖字疑衍也三輔黃圖云臺在甘泉宮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西都賦云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質實一統志云通天臺在西安府涇陽縣甘泉柱也宮內其地本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漢武帝於此築臺以其高上通於天故名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書法

書譏也書觀始此終綱目書觀七是年桂觀
宣帝光初五年百尺觀後主建興七年魏聽

訟觀晉孝武寧康三年春聽訟觀宋庚戌年總明
觀陳甲午年周通道觀唐武宗會昌三年望仙觀

自聽訟總明通
道之外皆譏也

發明

武帝為求仙而修宮室如建柏梁臺作承露
盤立太乙壇越祠之類不一而足至此又作

蜚廉桂觀通天莖臺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
官之作綱目皆書于冊所以著武帝之失為求神
仙者之戒爾夫豈好為是繁文哉嗚呼使神
仙果有豈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矣

朝鮮襲殺遼東都尉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
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

沮水為界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推髻夷服東走出塞
渡沮水居秦故空地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
者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得禁止以故滿
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
亡人滋多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難關不
通是歲漢使涉何然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沮
水刺殺送者歸報拜遼東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之

集覽

全燕之世索隱曰謂六國之際燕方全盛時也
案契丹志晉獻契丹全燕地界東至榆關九百

里西至雲中七百里南至雄州二百四十里北至古
北口三百里真番東夷國名庭劬曰玄菟郡本真番
國番一作藩太史公自序曰衛滿收其亡民厥聚海
東以集真藩注徐廣曰真藩一作莫藩藩音普寒反
朝鮮東夷國名正義曰音潮仙括地志云高麗都平
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古朝鮮地沮水漢書音義

曰沮滂沛反地理志沮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西至增地入海後置沮水縣椎髻注見高帝十一年魍結王險地理志遼東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肅昭曰王險古邑名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沮水東辰國辰即辰韓也東夷國在朝鮮真番之東巖貉之南雍閼讀與壅遏同刺殺送者案朝鮮傳使御刺殺送何者遼東東部地理志遼東郡

質實

一統志云真番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遼

東郡朝鮮東夷國名周封箕子於此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陷入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

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
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為
界國朝初其主李旦遣使請改國號詔更號朝鮮其
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
年泚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一名大通江中有朝天
石唐蘇定方破兵於泚水即此王險城名即平壤城
也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鴨綠江之東即箕
子之故國漢為樂浪郡治晉義熙後其王高璉始居
此城後
號西京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發明

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獸
以之紀元馬以之作歌芝以之肆赦播告之

修夸張而侈耀之雖欲不書可乎非
美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爾

○旱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集覽

天旱意乾

封乎蘇林曰天旱之意
其欲新封之土乾燥乎

書法

書譏也上書產芝下書旱芝不為瑞明矣是
故武帝書甘泉產芝而下書旱安帝書豫章

芝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綱目之意微矣終
綱目書芝三是年安帝元初六年梁乙酉年

秋作明堂於汶上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上明堂圖有
殿無壁茅蓋通水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汶上如
其集覽濟南公玉帶公玉複姓帶名也濟南郡人索
圖隱曰玉或音肅姚氏案風俗通齊湣王臣有

公玉再其後也音女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王氏音肅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是未知二姓單複有異也其單姓者音肅光武時司徒王況是其後有殿無壁茅蓋通水正義曰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取其通達以茅覆蓋取其精潔為溝通水以園遶宮垣汶上縣名屬東平國汶水出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東入

質實

一統志云汶上古厥國之地名以居汶水之上故名春秋時為魯中都地漢置東平陸縣

屬東郡東漢省入須昌縣北齊置樂平縣隋後改平陸屬魯郡唐初屬兗州後改為中都縣金改為汶陽縣又改曰汶上元屬東平路國朝因之改屬兗州府

書法

於汶上何譏也禮在國陽於汶上非地矣書作明堂始比終綱目書作明堂八是年光武

中元元年晉成帝咸康五年涼宋辛壬年齊丙寅年魏辛未年魏唐中宗嗣聖五年十三年書議明

堂制度二隋大帝開皇十

三年唐高宗總章二年

遣將軍楊僕荀瓌將兵伐朝鮮

書法

武帝用兵皆書擊此其書伐何朝鮮
罪也曷為罪之襲殺都尉其罪矣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滇勞深靡莫以兵臨滇
王降以其地為益州郡賜滇王玉印復長其民是時
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
賦稅南陽漢中以徃郡各以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
時小反殺吏發卒誅之歲萬餘人大農以均輸調鹽
鐵助賦故能贍之然所過皆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
賦法
集覽
勞深靡莫索隱曰西南夷二小國名與滇
同姓勞深史作勞漫靡莫即靡非括地志

云勝浸在蜀南靡非在姚州北去長安西南四千九
百餘里漢王注詳見元狩元年漢國益州郡注同見
上年置初郡十七平準書注晉灼曰元鼎間定越地
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平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郡謂之
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郡謂之
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也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
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南陽與漢中已往之郡各
以其地比近
給其初郡

以杜周為廷尉

周外寬內深次骨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一
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集
覽
外寬內深次骨注詳見元朔五年
詔獄案百官表宗正屬官主詔獄

癸酉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雹大如

馬頭

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

樓蘭王姑師攻劫漢使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浞野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集覽

樓蘭西域國去陽關千六百里

昭帝遣傅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曰鄯善浞野侯泥音食角反浞野地名酒泉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故地置郡名曰酒泉以城下有金**質實**一統志云酒泉味如酒也今肅州本漢酒泉地**泉實**泉古地名漢以前為月氏國地後為匈奴所據武帝時其王渾邪來降因以其地置酒泉郡東漢及晉皆因之後魏亦

為酒泉郡隋初廢郡置肅州大業初省入張掖郡唐復置肅州或為酒泉郡治酒泉縣元置肅州路國朝改置肅州衛屬

陝西行都司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集覽

角抵戲史記秦二世作戲抵優俳之觀應

劭曰戰國時稍增溝武之禮以為戲樂秦更名角抵戲角角材也抵抵觸也顏師古曰抵當也非為抵觸文穎曰角抵謂兩兩相當角力抵技藝射御魚龍曼延曼通作漫延或作衍前西域傳贊曰漫衍魚龍之戲注漫衍即張衡賦云巨獸百尋是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躍水作霧畢化黃龍出水戲於庭衍戈戰反漫無明音莊子因之以曼衍注曼衍變化也曼音萬韻會去聲衍字注曼衍獸名因以之戲

為巴渝之戲

書法

書作戲何譏玩物也自帝世始為此戲至殤帝而後罷之延平元年然隋徵天下散樂而

魚龍之戲尚存則奇淫之習入人者深矣故綱目特書初書作戲始此終綱目書作戲二是年陳已

亥年周書作

潑寒胡戲

○荀彧執楊僕并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

臨屯玄菟真番郡彧以罪徵棄市集覽

樂浪音洛郎玄菟音徒質

實

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名注見元封二年朝鮮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彧破其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楊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彧所將燕代卒多勁悍力戰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

愆常持和節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未
決竊使人降之不從又數與僕期戰僕欲就其約不
會竊意僕前失軍今與朝鮮私善疑有反計未敢發
上以兩將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
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竊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
以為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竊擊朝
鮮益急朝鮮相尼谿參等使人殺王右渠以降以其
地為四郡竊徵棄市僕贖為庶人班固曰玄菟樂浪
本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
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沒入
為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
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
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蓬豆都邑頗效吏
以杯器食吏使賈人往者見民無閉藏往往為盜俗
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
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孔子欲居九夷有

以也

集覽

相尼谿參史記朝鮮傳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陝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

我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如淳曰質實一統志云濟其國相也尼谿與參當是二相名南郡名注見

景帝三年九夷朱子云東方之夷有九種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

風夷陽夷是也九種見書旅獒篇

書法

於是疑僕有反計告使者執僕并其軍擊朝鮮降之則疑有功矣其以罪書何揚僕期

戰不會非反也而疑遽執之綱目貴義不貴功不書罪則難為上矣是故項籍殺宋義破秦軍而綱

目書以矯荀彧執楊僕降朝鮮而綱目書以罪皆所以過借亂也書棄市始此綱目書棄市六

征和三年宣帝神爵四年元帝永光元年安帝元初五年順帝永建五年凡書棄市罪辭也惟任尚

書徵某棄

市非罪辭

戊辰四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遂出蕭關春三月還祠后土

質實

蕭關注見文帝十四年

○夏大旱○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

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部兵侵犯漢邊乃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乙亥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望祀虞舜于九嶷射蛟獲之春

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受計

考異

據章武元年書祫祭高皇帝以下不書祫祭高祖

其尊號也未嘗稱高祖

集覽

因朝受計顧脗曰因朝諸侯王列侯而受計獻之物

此書高祖必有一字誤

質實

九嶷山名注見秦

顏師古曰受郡國上計簿也郡

國上計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夏四月赦○還郊泰時集覽

郊泰時元鼎中立泰一

時○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考證

當分註諡曰烈○謹按漢

自衛霍立功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况青為人仁喜

士退讓奉法遵職既諡曰烈當據凡例注於卒之下

質實

一統志云長平縣名漢初所置屬汝南郡晉屬梁國北齊省之故城在開封府西華縣東北武帝封

衛青為長

平侯即此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質實

蘇建杜陵人

初置刺史

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部

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跖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
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集覽

馬或奔蹏蹏徒計反蹏也乘之即奔立則蹏人
或可日行千里不可以小疵棄之負俗之累負

俗被世譏論也或可與共立功名不可以微累舍之
趙世家武靈王曰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
曰遺留也負留風俗之譏累泛駕之馬泛方勇反覆
也字本作更顏延之賦馬無更駕之軼顏師古曰言
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轡跖弛之士跖士各反顏
師古曰跖者跖落無檢局弛者弛廢不遵禮度

子丙
六年春作首山宮○遣郭昌將兵擊昆明

漢欲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赦
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集覽

遣使皆閉昆明凡所遣使通大
夏者皆為昆明所閉塞不得達
質實 昆明西夷國名注見

武帝元狩三年大夏西域
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秋大旱蝗○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
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
許之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
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
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
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
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胡詔報從其國俗岑娶遂
妻公主昆莫死代立為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
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大角觝張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
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然西域以近匈奴常

畏匈奴使侍之

過於漢使焉

集覽

岑娶烏孫官號也名軍須靡漢書娶作陬音子侯反昆彌其先

王號昆莫名獵騎靡師古曰今王號昆彌者昆取昆莫彌取騎靡也

質實

烏孫西域國名注見武帝

元狩

元年

書法

大皇帝之世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不書六年此何以書重公主也宗室女嫁單于可

也以為公主則其不誠公主者幾希矣是故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則不書高帝九年以宗室女為

公主則書近也終綱目書公主嫁夷狄九詳景帝五年書宗室女為公主一是年書宗室女一唐僖宗

中和三年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烏師廬立

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
集覽 方

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兵直雲中先匈奴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工谷索隱
曰古字例以直為值當也右方直酒泉燉煌先匈奴

諸右方王將居
西方直上郡

丁丑
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
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書法

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矣不
書某甲子於是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

歷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故
特書之先是書求神仙止曰遣方士此則蜀為書

益遣譏惑也考方士莫驗則亦已矣而
又益遣入海冀或有遇帝亦惑甚矣哉

柏梁臺災質實

一統志云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
十四里漢未央宮北闕內武帝以香柏

為之嘗召羣臣能為
七言者乃得上坐

書法

火災非宮闕宗廟不書漢高后甲寅年趙叢
臺災不書臺也何以書志土木之盛也建章

之盛始此矣
故特書之

○十二月禪蒿里望祀蓬萊集覽

蒿里伏儼曰山
名也在泰山下質實

一統志云蒿里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西南五里即亭
禪也山上有蒿里祠宋真宗封泰山禪此上有社首壇
在焉蓬萊山
名在東海中 ○春還作建章宮

以柏梁災故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園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集覽

度為正義曰度如字讀謂法度如此作鳳闕闕中記一名別風闕以別四方之風西京賦闔闔之內別風嶢嶢是也三輔故事北有園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西虎園虎西方獸故於西置園焉括地志云虎園在長安城中西偏太液池瓚曰太液言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漸臺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名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四神山名傳在勃海中神明臺漢宮門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井幹樓索隱曰幹音韓闕中記云臺高五十丈積累萬木轉相交架為樓如井幹形莊子司馬彪注云井幹井欄也其形四角或八角崔謨云井以四邊為幹猶築牆之有楨幹

質實

一統

志云建章宮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漢武帝所建
周回三十里度高未央宮千門萬戶輦道相屬太液
池在漢建章宮北武帝創之以象海刻石為鯨魚池
邊多雕菰紫箬其間鳬鴈充滿及鸛鵒鵝鵠之屬動
輒成羣漸臺在漢建章宮北太液池中臺高二十餘
丈神明臺在漢建章宮內武帝初置上有銅柱仙人
掌捧盤以承雲表之露井幹樓在漢建章宮
南武帝所建張衡賦井幹疊而百層即此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
廢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
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
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光祿勳大
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
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集覽

宜改正朔記大
傳疏云周建子

商建丑夏建寅是改正也周夜半商雞鳴夏平旦是
易朔也又注詳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宜用夏正語
行夏之時朱子集註曰夏時謂以斗杓初昏建寅之
月為歲首也云云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
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
數用五璣曰五土數也漢據土德故用五璣真子曰
漢武造太初厯數用五注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
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皆以之
字足之光祿勳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大鴻臚胡
廣曰鴻聲也臚音閭傳之也所以傳聲讚導九賓韋
昭曰鴻大臚陳也欲以大禮陳序於賓客大司農即
治粟內史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執金吾應劭曰
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
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
官又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百官表內史掌治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分置

左右內史更中尉曰都尉武帝置京兆尹更左內史
曰左馮翊都尉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
京兆尹是為三輔顏師古曰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
故中尉府馮翊在太王皇廟左入右扶風在夕陰街
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
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三輔黃圖云京大也天子曰
兆民故曰京兆馮翊言依馮輔翊京師也扶風言扶
助天子風化也按京兆光武置雍州今改西安府馮
翊元魏以澧水攸同改曰同州
質實司馬遷龍門人
扶風元魏置岐州唐改鳳翔府
京兆尹注見唐
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左馮翊注同
上
年石扶風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

書法

始用夏正也故特書造始也自是無能
改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

也後乎此魏主廩建世漢後主建興十五年不三
年而復周武氏建子唐中宗嗣聖六年十一年而

復肅宗建子上元二年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
不易之常經也書行新歷始此終綱目書歷之變
十有九是年漢章帝元和二年四分宋乙酉年元
嘉七年戊午魏立始梁庚寅年大明壬寅年魏正光
巳巳午魏興光庚午年齊天保甲辰年隋甲子歷
開皇十七年新歷戊寅年唐戊寅年高宗麟德二
年麟德歷立宗開元十六年大衍肅宗乾元元年
新歷代宗廣德二年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明昭
宗景福元年宗元巳巳年蜀永昌丙辰年周欽
天其書造者二漢太初唐大衍作者一周欽天
發明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
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
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歷明時始以正月為歲
首然後百年之繆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
最為有得綱目書而美之
此固瑕瑜不相掩之意也

築受降城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書法

書築受降闕要也書受降城始此終綱目書受降城三
是年唐中宗景龍二年憲宗元和

年

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攜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於是上大怒諸嘗使者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

人可盡虜矣上以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
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
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司馬公曰
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
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
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徵幸咫尺之功藉以
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
集覽 貳師城在
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地多善馬郁成大宛之
支國也在大宛東邊

書法

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再書伐何宛殺使者
斯可以言伐矣故惟朝鮮書伐惟宛書伐

闕東蝗起飛至燉煌質實

燉煌郡名注見唐莊
宗同光二年瓜沙

書法

書蝗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書至燉煌何速也
綱目書蝗三十七書大蝗十六詳文帝後六

年遠莫遠於至熾煌是年盛莫盛於
飛蔽天新莽壬午年大又不足言矣

○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

溫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辨為中尉則心間素習閭中
俗豪惡吏皆為用然為人詔執家有姦如山弗犯無
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行論無出者至是坐為
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
徐自為曰古有三族**集覽**居廷惛惛廷朝中也惛惛
而溫舒罪至五族乎言不明了也素習閭中俗
句絕素習諳練也舞文巧請舞弄文法也巧謂穿鑿
請謂奏請行論無出者行法論罪無得脫出者記王
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注論音**正誤**坐為姦利當族
倫坐為為去聲緣姦利而坐罪今按為如字

質實

王溫舒
陽陵人

戊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夏籍吏民馬補車騎○秋蝗○李廣利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

貳師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貳師引兵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集

覽鹽水裴矩西域記鹽水名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道路不

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
糞為標驗入鹽澤注見元狩元年

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
萬騎期至浚稽山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
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
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於匈奴
集覽 浚稽山應
威郡北稽音雞括地志云故城在朔方郡西北二千
一百里欲發而覺去年嘗來告曰我欲殺單于降漢
今將欲舉
質實 一統志云浚稽山在鞏鞏國
發而覺之 中其山有二匈奴多分居之

三年春帝東巡海上考異

下文漏還宮二字○按元
封元年十月帝出長城書

勒兵而還正月帝如緱氏書至碣石而還二年春如東
萊書還臨塞決河四年遂出蕭關書還祠后土五年冬

帝南巡書還郊泰時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書還
作建章宮天漢三年三月帝東巡書還祠常山太始三
年春正月帝東巡書浮海而還四年春三月
帝東巡書五月還宮則此不書還誤漏也 ○匈奴兒

單于死季父响犁湖單于立集覽
响犁湖駟曰名也 ○
响音鈞又音吁

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盡破壞之考異
此亦誤不書
寇與元朔三

年入代
郡同 考證
大入當作

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西
北至廬朐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盡破壞之 集覽

五原塞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四十里
五原本秦九原郡今大同路豐州是廬朐匈奴中地

名張晏曰山名
駟曰朐音渠

書法

直書其事城之不足恃明矣故春書築城障

秋書匈奴破壞之卒丑書築長城壬寅書突

厥入之隋文帝網

目之意昭昭矣

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質實

見景帝三年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
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
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
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差第位次藏
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
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于孫驕逸
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
乏祠國除見侯繞四人網亦少密焉

集覽

網亦少密言禁

防如網之密也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母寡以降得善馬數

十匹

漢既亡泥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上以為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出乃按言伐宛尤不使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燬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糧給貳師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於是貳師行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賊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王持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取其善

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為宛王與
盟而罷兵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郁成郁成王走
追斬亡泥野之兵泥野侯趙破奴去年擊匈奴
集覽敗沒負私從者不與從去聲與讀曰預正

義曰謂員擔糧私募從者非公家發與之限索馳匈奴
中奇獸名能負囊索而馱物背有二封大月氏出
一封者案封謂其背肉隆高如封土也韋昭曰以其
背肉似索故名七科適適與謫通戍也大宛傳注張
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
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顏師古曰
漢律戍卒有三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初因秦法而
行之後改曰謫乃戍邊一歲昧蔡大宛將名昧莫蜀
反蔡先**正誤**適為兵今按適責罰也謫使
葛反**質實**上官
也人

書法

未有書大發兵者書大發兵何議也大發兵而得馬僅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下書封李

廣利為海西侯尚

可謂之有功乎

發明

上書大發兵圍宛下書得善馬數十匹則其輕重亦不類矣天子之兵所以征討不服前

年書遣李廣利將兵伐宛未聞宛有犯邊之罪也至是乃知為馬故爾方其以數萬之衆鼓行而進比至燉煌所存僅止什一二經歷三年之久益兵至於六萬而負私從者不與焉又到宛則三萬而已率禽獸而食人肉其禍可勝數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若廣利者多殺士卒不足為善戰其罪又浮於死而猶受封侯之賞故綱目特書封李廣利于下以著武帝溺愛私慾之失為後戒也

庚辰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因為
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
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上以為
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等侯者二人為九卿
者三人二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
者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因樓蘭侯漢使後
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
文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
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
歸國亦因使侯司匈奴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於
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
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集

覽

奮行者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之人以謫過
行者黜其勞大宛傳黜作絀徐廣曰奮行者及以

謫過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
賜故曰絀其勞也此卒以謫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

秋起明光宮

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軍正將軍屬官戰國周策注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捕得生口知狀生獲其人曰生口謂生獲樓蘭國人而知其國中情狀以聞為句侯司司讀曰伺侯望伺察也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西北千里其東則渠犁渠犁西域屬國名一曰支渠犁在輪臺東領護統領其衆而保護營田之事

書法

武帝自即位以來書起柏梁臺書築宣防宮書作蜚廉桂觀通天堊臺書作首山宮又書

作建章宮池苑不與焉用民力多矣於是又書起明光宮土木疲民未有盛於帝者也臺觀書起宮未有書起者此其書起何峻字也故以臺觀之辭書之是故武帝明光宮書起是年明帝北宮書起永平三年燕道遙宮書起晉安帝元興三年陳後主三閣書起平祚年唐憲宗承暉殿書起元和十

三年皆峻宇也終

綱目宮殿書起五

○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

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因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遣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恃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

集覽

平城之憂高帝七年擊匈奴彼圍平城齊襄公復九世之讐公羊傳

莊四年齊襄公滅紀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且鞮侯索隱曰且子余反鞮丁奚反丈人行徐廣曰大人尊者之稱行胡浪反輩行也

辛巳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為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召武受辭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劔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廂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
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
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
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兄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
死不平心持正反欲聞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
房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
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
從我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
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
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
得歸別其官
集覽長水虞常虞常長水胡人也或謂
屬各置他所長水水名誤矣按百官表有長水
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顏師古曰長水乃胡名也胡
騎之屯於宣曲觀者丁靈王靈或作令一作零魚豢
魏畧云丁零北狄種名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
七千里匈奴立衛律為王以主其人常引武副張勝

知其謀引扳指也勝乃武之副虞常扳引勝知此謀
左伊秋訾胡官號復息再生也顏師古曰氣息自鼻
出會論虞常會適遇也適遇論殺虞常時大窖舊米
粟之地藏而空者北海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匈奴
中地羝乳乃得歸乳去聲育也顏師古曰羝不當乳
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戰國燕太子丹質於秦言
烏頭白馬生角乃得歸即此意

質實

蘇武杜陵人建之子衛律
平陽人青之從弟子也

書法

於是匈奴留武不書留之何據元符四年任
敵書留不遣不以張勝累武也故不書後書

還自匈奴則

被留明矣

雨白羗集覽

雨白羗雨去聲自上而下也羗與羗通
顏師古曰凡言羗者毛之彊曲者也

書法

嘗書雨血矣應帝四年於是書
雨白羗大異也終綱目一而已

○夏大旱○赦○發謫戍屯五原

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
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
陵於是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虜
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
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
日斬首三千餘級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
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欲去會軍侯管敢亡
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
陵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太息
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
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
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
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
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
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蹂我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

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
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
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曰陵當發出塞乃
詔彊弩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計乃遣使勞
賜陵餘軍

集覽

假司馬司馬將軍屬官劉貢父曰假
者軍司馬之副也仲馮曰假權攝之

義行在所應劭曰乘輿所至處曰行在所梁琛曰天
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射命中射食
亦反命必也謂擬而必中也羣經音辨曰命中曰射
命中者所指名處輒射中之將惡相屬邪惡烏故反
耻也屬隸也後距距亦作拒史記酈商專攻其前拒
裴駘注拒方陣名音矩或音巨左傳有左拒右拒左
右地兵注見元封六年左右方兵鞮汗山鞮丁奚反
汗音寒遮虜障武帝使路博德築之於居延縣北括

地志云今張掖郡故居延城也在甘州張掖縣東北
千五百餘里媒蘖其短孟康曰媒酒教蘖麴也喻釀
成其罪也張空拳漢書拳作拳文穎注拳弓弩拳也
顏師古曰拳與拳同音丘權反言陵時矢盡故張弩
之空弓非空拳也拳則屈指不當言張北首爭死敵
首去聲向也謂北向爭致死命於敵也亦足暴於天
下暴音僕言已足以暴露其功於天下也宜欲得當
以報漢彼之所以不盡死節而降匈奴者意欲立功
以報漢而受其罪也腐刑景帝本紀死罪欲腐者許
之如淳注腐官刑也大夫割勢不復生子如朽木之
不生實疆弩迎軍先是詔疆弩將軍路博德將兵半
道迎陵軍坐預詔之預先也先嘗詔博德迎陵軍今
武帝自悔坐正誤宜欲得當以報漢今按司馬遷傳
此詔之失作且欲得其當而報漢顏師古注
欲於匈奴立功而歸質實一統志云居延本匈奴地
以當其破敗之罪名漢初置居延縣治此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上

張掖郡元狩中嘗使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此號居延塞後廢之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城東北

沒稽山注見太初二年

遮虜障注見居延縣

發明

李廣利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而侯今又使之將兵徒益多殺而已李陵

之敗亦以耻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考異

按綱目盜賊例書討如永

初四年書青州刺史法雄討海賊張伯路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並不書擊此討字誤作擊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和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

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厚盜多所縱捨以奉使
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
人後世

集覽

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
其興乎也服虔曰沈匿不發覺之法也韋昭曰

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以文辭避法徐廣曰
詐為虛文云無盜賊直指使者衣繡杖斧衣去聲杖
上聲百官表注指事而行無阿私衣以繡者尊寵之
也賜以斧者得專斷也躡履起迎顏師古曰履不著
跟曰躡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忽遽也躡與蹠屣通
音所綺反莊子讓王篇原憲蹠履注著履而不跣起
也又屣履到門注
見桓帝延熹九年

正誤

沈命法今按沈沒也敢蔽匿
盜賊者沒其命刊本誤為汲

質實

王賀元
城人

發明

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
乃遣使者擊之盡亦反其本乎故書以譏之

癸未

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集覽

榷酒酤榷音角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爾雅謂

之石杠今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下無由得有若渡水之榷因名焉如淳曰榷音較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顏師古曰如音韋說俱是但較字去入聲皆有此可疑愚謂榷字去聲韻不收當是音覺酤工護反

書法

書榷酒始此終綱目書榷酒四吳年新莽庚午年陳辛巳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書罷榷四

昭帝始元六年晉孝武帝太元八年陳癸卯年唐代宗大歷十四年皆作俑於帝矣故書初譏之

○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考異

提要東巡下有修封禪祀明堂六字據分注當

從提

質實

常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上行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
玉時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驗天子益急厭
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

集覽

瘞玄玉爾雅祭地曰瘞注
既祭而埋藏之示歸於地也

發明

方書遣使擊盜賊未聞有振卹之政而推酤
遊幸繼書于冊則帝之無意於民蓋可知矣

比而觀之
其失自見

夏大旱赦

甲申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匈奴聞之
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
漢軍戰不利引歸時上遣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
敖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

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季緒非陵也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集覽

遠其累重遠如字累謂妻子重謂輜重余吾水韋昭曰余又音徐山海經北鮮之山鮮水出焉

北派注余吾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按余吾在朔方郡北右校王右校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

書法

上書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則陵家死不以其罪可知也然則其書誅何陵前降虜綱目書

戰敗降紀實也或者亮其不得已則奔軍降將無所示懲矣故因其族之而書誅所以示降虜之罰

為世

戒也

發明

陵家以無罪見族猶書曰誅何哉蓋陵有降虜之罪又用事於虜誅其家所以誅陵也其

旨嚴矣哉

夏四月立子臯為昌邑王質實

昌邑國名注見
泰二世三年

○令死

罪入贖

錢五十萬
減死一等

書發

前書詔民得贖罪譏矣於是而書死罪入贖
甚譏之也贖至死罪則富者殺人皆不死矣

故通鑑不書
綱目特書之

乙酉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質實

茂陵注見
建元二年 ○

夏赦○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單于立

且鞮單于有二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軍于死
左賢王未至貴人立左大將左賢王不敢進左大將

使人召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曰即不幸
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
為左賢王

丙戌 二年秋旱○穿白渠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
民得**集覽**白公史失其名趙之中大夫也公相呼尊
其鏡**集覽**老之稱谷口漢書音義曰在長安北故縣
處多險阻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東北四
十里河渠書韓使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即谷
口索隱曰谷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
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也谷口漢為
縣隸馮翊今呼為治谷去甘泉
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

質實

一統志云白渠
在西安府涇陽

縣西北漢白公引涇水溉田有大白中白南白三渠
下流入高陵縣界當時民得其利歌曰田於何所池
陽谷口與國在甬白谷在後舉插成雲決渠為雨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
萬之口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谷口漢之縣名屬左
馮翊東漢省入池陽縣故址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
日十里溝洫志曰於何所池陽谷口即此

書法

穿渠必書重溝洫也終綱
目書渠十許泰初乙卯年

丁亥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皇子弗陵生

考證

富去
皇字

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
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司馬公

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
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
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竒
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
之禍

集覽

僂仔婦官字或從女韋昭曰僂承仔助也
顏師古曰僂言接幸於上仔美稱也漢舊

儀皇后為僂仔下與禮比丞相鉤弋宮趙僂仔手可
反屈如鉤故以名宮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鉤故號
焉三輔黃圖云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任
身任平聲孕也鄒陽傳應劭注紂剗任者觀其胎產
詩大明篇曰太任有身注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
巫蠱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
人曰蠱顏師古曰指體即蔡
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術

書法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終綱目
書子生五詳元朔元年皆有故者矣

以江克為水衡都尉

初克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克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克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千萬上以克為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克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克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克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

集覽

陰事謂陰謀之事魁岸雄傑也顏師古曰岸者有廉稜如崖岸形身待北軍北

震京師軍指未央殿環衛王宮在長安內者言也時貴戚近臣被舉劾者皆没入車馬待罪北軍擊匈奴否則許入錢贖罪令各以秩次輸入北軍凡數千萬家使即家令也主倉穀飲食職比司農少府使山吏反非愛

車馬注見上北軍教教亡素者亡

質實江克趙人

書法

弗陵生江克入太子之禍始此矣故謹志之

發明

江克以告陰事見用烏有君子而告人陰事者哉其為小人必矣武帝寵而用之使稽察

貴近則其乘勢妄作自無可疑者太子國之儲貳社稷宗祧所繫非貴近比况其家臣有過乃執而奏之欲以搖動國本可乎特書用克以著禍根之所自始他日巫蠱之變尚誰咎哉

戊子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脩封禪夏五月還宮赦

○冬十月晦日食

巳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上

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官者上
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
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多欲不宜君國
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集覽 淖姬故江都
其子建所盜與姦者彭祖取為姬蘇林曰淖姓音泥
淖之淖多欲胡氏曰所謂欲者或酒色或貨財或官
室遊畋或狗馬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
視以為武或闕土服遠以為功或耽佛好仙以為高
皆足以荒
質實 武始縣名注見晉
廢政理 安帝隆安元年

夏大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
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
日乃解巫
集覽 門候每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司啟
蠱始起 聞出入三輔高帝初分內史地為河

上渭南中地三郡武帝改為京兆馮翊扶風是為三輔顏師古曰三輔取左傳輔車相依之義又注見元朔五年

右內史

書法 始皇之篇書大索十日矣二十九年於是復見終綱目書大索十日二而已秦皇漢武一

轍也

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賀子敬聲為太僕驕侈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集覽祝詛上句絕祝職救反詛側慮子死獄中家族反周禮注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書發

有罪者敬聲也書賀有罪何子至奢淫父失教也獨非罪歟綱目不書敬聲而書賀其為

人父之

戒深矣

以劉屈氂為左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書法

元光五年書大風拔木矣是月陳皇后廢於是再書大風發屋折木閏三月而太子據反

及皇后皆自殺變不虛生信哉終綱目大風拔折樹木三詳元光五年

○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質實

統一

志云諸邑春秋魯邑名漢初因之後為諸縣屬琅邪郡晉屬東莞郡後魏於此置高密郡北齊省入東武縣隋改為諸城縣唐置密州治比宋初置安化軍金元仍為密州治國朝省州以縣屬青州府

書法

有罪稱誅無罪稱殺恒辭也史曰皆坐巫蠱誅綱目以爲無罪則書殺可耳此其書死何

疑也疑也則如勿書書大搜十日書坐巫蠱死所以若方上神巫之流禍爲世戒也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

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

殺考異

皇守義據高帝十二年書太子盈即位省皇字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二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人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少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

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言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宮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啗取上意不應輒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致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愛太子白諫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邴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

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惑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錢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床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

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克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克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克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聞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閤門不出太子引兵殿肆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兵敗南

奔履盜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闕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黷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威怒舉大

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
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
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
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
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
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為太子
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司馬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
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
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於邪僻而陷於禍
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
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胡
氏曰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
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
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
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傳而令太子

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
士女巫出入官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
左右盡為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
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
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
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真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
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盜
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
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
集覽 戾太子宣帝時追
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
諡曰戾史記諡法
解曰不悔前過曰戾平決平音病平其不平而決斷
也平反漢書錄囚平反之謂舉活罪人也顏師古曰
反音幡反罪人辭使從輕而出也毛氏曰平反理正
幽枉也臣下無復外家為據衛青衛后同母弟太子
外家也為去聲助也據太子名言羣臣之中再無如
青之為太子者黃門與服志禁門曰黃閭以中人主

之故號馬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銜文為句銜恨蘇
文也小黃門漢置小黃門十人以閹人為之通命兩
官案兩朝國史志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
則為內侍黃門小不平身體稍不平和省中漢官
中本曰禁中謂門閤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
入行道豹尾中後避元后諱改曰省中顏師古曰言
入此中者皆當省察不可妄也秦扶蘇事始皇病甚
令趙高為書賜長子扶蘇曰以喪會咸陽而葬書未
付使者始皇崩高乃更為書賜扶蘇死趙虜初江充
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故
下文云前亂乃國王父子舍人太子舍人更直宿衛
如三署郎中中廐車中廐天子馬閑也或曰皇后車
馬所在中都官史記淮南王安傳偽為左右都司空
上林中都官詔獄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
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壺關三老茂壺關
縣屬上黨茂三老名也失其姓三老注見漢王劉邦

二年東至湖湖縣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括地志云
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湖水源出湖城南三
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博望苑義取廣
博觀望也亟詣上自歸正義曰謂自歸於天子之前
首露明春秋首惡之義公羊傳注為人君父而不通
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
義必陷篡弑之誅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
穀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况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
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
弟佞夫甚之也今漢武之殺皇太子即此 正誤 臣
無復外家為據今按此段五十餘處皆稱太子 質實
不應此處突出其名為當如字據者倚仗之義
一統志云湖漢之縣名屬京兆尹因津以名邑後周
於湖城故地置閿鄉郡隋初郡廢後遷今治為閿鄉
縣唐貞觀初置鼎州尋廢州以縣屬虢州宋屬陝州
元以湖城縣省入國朝因之屬河南府壺關縣名注

見獻帝建安七年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五里漢武帝為戾太子所築使通賓客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書法

書殺使者白皇后發兵反綱目有以斷斯獄矣故下書討終綱目太子書反二是年錄唐

太宗貞觀十

七年承乾

發明

江克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巫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使者

何耶克銜命治獄則有指矣乃武帝使之過爾太子烏得而殺之既已殺克不能詣上自明遂白后稱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為太子者亦何顏自立於世况又母后由已而死固無苟免偷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以正名定罪為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可勝歎哉

地震

卯辛三年春正月匈奴寇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利等將

兵擊之質實

五原注見明帝永平八年酒泉注見武帝元封三年

○夏赦○發西

域兵擊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質實

車師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六月丞相屈氂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詔

族其家

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貳師出塞破匈奴兵

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有告丞相夫
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
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釐腰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
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水上逢左賢
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還至燕
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漢軍前深數
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

集覽

曰祖道五經要義

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
道路所也顏師古曰黃帝子名累祖好遠遊而死於
道故後人以為行神出行者祭之因饗飲焉左傳祖
而舍輒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朱子語
錄祖道之祭作一土堆置大羊其上祭畢而以車碾
從上過象行者險阻之患如周禮祀輒是也又云祭
畢則以胙肉食之謂之餞禮用兵時以犯軍法當斬
者斬於路却兵過其上輒蒲撥反夫羊句山史炤曰
即西山也在匈奴中句工侯反郅居水上句絕郅居

水在匈奴中左賢王注見高帝七年左大將匈奴官
名有左右今左大將單于之次子為之燕然山在
匈奴速邪烏地中稽落山之北燕或音煙案
輿地要覽燕然山在今上都路宣化府界中
志云范夫人城在韃靼國中寰宇記城本漢將所築
將亡其妻率衆保完之因名燕然山在韃靼國中去
塞三千
餘里

書法

屈薳腰斬也其書棄市何罪辭也李陵之降
也後書族誅李陵家廣利亦降矣族其家則

何以不書誅於是廣利屈薳欲立昌邑為太子事
覺屈薳棄市廣利妻子下吏廣利因欲深入自贖
大敗遂降綱目不書深入大敗直書降匈奴廣
利之罪著矣不書誅可也據李陵前書戰敗降

發明

相臣棄市待之不啻犬彘矣其於國體何如
哉廣利族誅無足道者書之以見始焉輕用

之失

秋蝗○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亢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
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
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
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
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
族滅江亢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
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覽橫橋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面西
頭第一門曰橫門門外有橋名橫橋括地志云渭
橋即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東南二十二里歸
來望思之臺言已望而思之庶幾太子之魂歸來也

質實

一統志云田千秋長陵人橫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五里即中渭橋也注見高后八年渭橋

思子宮在河南府閿鄉縣東北二十里漢武帝思戾太子時所築今有故城在焉望思臺在河南府閿鄉

縣西北漢武帝思戾太子為築此臺

書法

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悟族之則曷為不書族誅病帝也其

病之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入綱目以來書族十一秦三高帝二武帝六而武帝居其六然則帝之刑亦太刻哉自是以後漢諸臣非謀反無夷族者以至于唐非謀反而夷族者三書而已魏崔浩唐李渾周劉思禮等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

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黧集覽

隕石二隕子敏反春秋僖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注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隕通作賈公羊傳曰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黑如黧黧煙奚反說文小黑子七制黧作磬解云磬石名也疑質實雍縣注見周顯王八年七制誤

書法

如雷何非雷也綱目書雷十書如雷者一而已詳惠帝五年書隕石十二書數者八書其

色者一而已詳秦始皇三十六年

○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
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
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
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
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侯神人者是後上每
對羣臣自歎病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
盡欺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胡氏曰人莫難
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
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
悉改之雖曰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
呼此真可為帝王處

集覽

鉅定澤名在泰山東
神人蓬萊仙人之屬

書法

書親耕始此終綱目書耕五
十五年章帝元和二年三年唐玄宗開元十

九年書災麥者一開元二十二年籍田不與焉○
自元光二年書遣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

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
迄違世矣書此幸之也不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
異焉

夏六月遷宮○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閭閻功勞特以一言寤意
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
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
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
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百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
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
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
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遠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

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司馬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聞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傳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集覽

閱

功勞顏師古曰閭積功也閭經歷也今人以家世門戶為閭閥誤矣閭通作伐史記功臣侯表古者人臣功有五等明其等曰伐積其功曰閭益民賦三十欲於常賦之外每口轉增三十錢失一狼匈奴以狼自比也走千羊以羊喻漢也死畧離散言死亡被虜略及自離散者亭隧亭侯望者所居隧者依深險處開通行道也止擅賦擅賦非常賦也脩馬復令為句復音福除也七制解馬復者因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以補缺七制解但以補漏缺處進畜馬方略補邊狀句絕方策術也略計謀也狀以述事情與計對與上計之吏偕來赴對一晦三眴晦古畝字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晦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為晦眴占畝字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眴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每耨輒附根耨鉏草也每凡鉏草輒以上附著苗根能風旱能讀曰耐以其根深故耐風與旱

書法

自公孫弘書為丞相封平津侯是後丞相無不侯者不書據石虔牧丘侯公孫賀葛輝侯

劉屈氂

澎侯皆為相始封皆不書常事也此書侯

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止擅賦力本農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特書之

發明

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慾窮黷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

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至坐蠱難作骨肉誅夷喋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紓徐痛定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

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之侯搜粟都尉大書於冊雖曰幸之蓋亦深惜之也

秋八月晦日食

癸巳後元元年春祀泰時○赦○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

羅反伏誅考異

提要作侍郎

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

辜

集覽

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也征和二年反敗走湖而死諡曰戾以其母后姓衛因號衛太子

懼及句絕懼禍及其身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間没入官養馬上奇之賜姓金氏磾音低林光宮括地志云秦林光宮漢甘泉宮也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甘泉注見文帝三年觸寶瑟僵以走趨急遽故觸瑟而僵仆周禮樂器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前二十五弦飾以寶玉者曰寶瑟

秋七月地震○殺鉤弋夫人趙氏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工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辨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後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上

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
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
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
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
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
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
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
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
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
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
先去之也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
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
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
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之耳

集覽

猶與注見秦孝文王元年猶豫黃門畫黃門職
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有畫工掖庭獄

韋昭曰庭在掖門內故曰掖庭按掖門宮中之小門
在正門之旁者呂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如肘
掖然案掖庭獄即永巷也永
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

書法

此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曷為以殺
無罪書之不與帝之斷也古人之防患蓋自

有道矣自帝有是舉拓跋氏至
以為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

發明

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
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異時拓跋氏

率用此法然彼夷狄爾中國
而夷狄乎哉書殺讖之也

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

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

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考異

按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則此當書

曰子弗陵蓋刊本漏子字

考證

主當作帝○謹按孝武立昭帝為皇太子擇臣而輔之上承高惠文景之

統惡得為繼世之始下同僭帝書曰少主哉故曰主當作帝

質實

霍光平陽人金日磾張掖人

二月上幸五柞宮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内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常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官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日碑長子為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碑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碑具言所以以上為之泣而心
敬日碑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
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
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
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
帝崩入殯未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
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
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
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
請上為之垂涕歎息久之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
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
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此
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
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班固曰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
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
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
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
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
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
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
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
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
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

集覽

五柞宮漢離宮也取五柞

木為之故以名宮在扶風盩厔縣或云宮中有五柞
樹因名焉五柞連抱上枝覆蔭數畝二說未詳如有
不諱注見周顯王八年前畫意去年使黃門圖畫周
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禁閭蔡邕曰天子所居

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故曰
禁中禁中門曰黃閣郎僕射竊識視之識式志反記
也郎與僕射皆官名謂郎僕射皆私竊識視光之止
進處弄兒弄戲也師古曰言其狎褻無閤大體隆慮
注見文
帝元年
質實
南三十八里漢武帝所建以宮有五柞
樹故名

書法

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為其位故受遺之
詔不及丞相焉然其付託得人則帝之明有

可尚者矣故書美之書受遺詔始此終綱目書受
遺詔六
是年
宣帝
黃龍元年
後主
建興元年
晉元

帝永昌元年明帝大寧三
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發明

武帝平生繆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
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然光日碑祭三人

皆以將軍受遺詔而和臣
無預入可以觀世變也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碑祭共

領尚書事質實

鄂邑注見後主建
興七年武昌縣

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
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
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
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共養省中共居用反養餘亮反下奉上曰共養也省
中注見征和二年尚符璽郎尚主也郎官名主掌符
璽事多光重之
曰多輕之曰少

三月葬茂陵質實

一統志云茂陵在西安
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

○夏赦○秋

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追尊鉤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

陵質實

一統志云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甘泉山

書法

譏違禮也始亂嫡妾矣故通鑑不書綱目并徙民雲陵三年皆持書之自昭帝追尊其所

生而後書追尊者十二君昭帝宣帝和帝安帝順

帝桓帝靈帝獻帝燕主垂晉孝武帝安帝魏恪自

哀帝尊其祖母及其所生而後書尊拜者十三君

哀帝平帝桓帝靈帝晉哀帝孝武帝魏主誦唐憲

宗穆宗敬宗宣宗蜀主昶晉主重貴於是又有遙

尊者矣唐德宗尊妾母非也尊保母甚哉魏主焘

主海

冬匈奴入朔方遣左將軍桀行北邊考異

此書入亦當作寇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上